

著夫諾霍鐵

譯 盾 茅



爭 戰

刊叢活生化文

VIII

戰 爭

N. S. TIKHONOV

譯 盾 茅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八 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版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八 種

巴 金 主 編

刊 行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海 昆 明 路 德 安 里 二 十 號

印 刷 者

三 一 印 刷 公 司

上 海 昆 明 路 七 九 號

特 約 經 售 處

開 明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四 川 特 約 經 售 處

成 都 開 明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戰 爭

鐵 窗 著

茅 盾 譯

精 裝 實 價 四 角 半

目錄

第一章	前進.....一
第二章	密談.....一五
第三章	「焚」.....二七
第四章	毒氣彈.....三九
第五章	甘痕賽.....四九
第六章	快車.....五七
第七章	急救手術.....六九
第八章	吸煙室.....七七
第九章	黑點.....八五
第十章	庫房.....九五

第十一章	小不幸……………	一〇三
第十二章	大不幸……………	一〇七
第十三章	顯勒克福司乾乾燥燥出來了……	一一三
第十四章	「好像是這麼的」……………	一二一
第十五章	勝利者們……………	一二五
第十六章	火腿……………	一二九
第十七章	約翰・科別歇……………	一四一
第十八章	發拜爾教授聳聳肩……………	一五九
第十九章	美妙的夢想……………	一六五
第二十章	「今天我們幹些什麼事」……………	一七五
鐵霍洛夫自傳……………		一
譯後記……………		1

第一章 前進

「前進！前進！豬獾！懶骨頭，快快！」

小兵們立刻從地上起來，彎着腰跑着，跑進了一叢矮樹，立刻又伏在地上了。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命令不得不立刻服從。這麼着他們就伏在那裏。這叫做「攻擊前進」呵。

中尉魯濱賴歇忒·顯勒克福司——他的朋友們叫他爲魯特的，跪在火線後面。他渾身是那種天生成的——然而還沒有經過試驗的勇往直前的軍人氣魄。只有打仗，魯特·顯勒克福司絕不馬虎。除此以外，他老實是一個營混子，一個中尉，閒常賭賭錢，欠債，不量力亂化一通，借了人家的汽車就吹法螺說是自己的，並且編造出他的馬棚的故事，實際上他從來沒有馬棚什麼的。要是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他的兵被他鞭打到不得不進醫院，那也不過因爲他的脾氣躁急一點，不算怎麼一回事。

「在大家庭裏頭，」他會理直氣壯地說，「有時候孩兒們要受爹娘的嚴厲管教的，作頭打徒弟，爲的是要打得他們不糊塗；丈夫打老婆也無非是要老婆歸正路。」

世界上一切都有理的，特別是在今天那樣一個熱的夏天演習野戰。

今天他覺得樣樣東西都是好的：火熱的太陽，好的；他的兵躲在那裏的一叢矮樹，兵們鋼盔上綠的保護色，天空，全是好的；吉列察吉列察開槍的聲音，理論上的大炮的吼聲，遠遠地平線邊跑着馬的傳令兵，嗒——嗒的口笛，假設的機關槍聲：達拉達拉達達達，一切演習時的活靈活現的雜亂，沒有一樣不是好的；——不過，演習總是演習，不是打仗。魯特·顯勒克福司中尉崇拜打仗，然而他從沒打過仗。

「藍軍的要塞支持不下了……看呀，那邊，魯特！」一個同僚高聲喊着，揮動他手裏的軍用望遠鏡。

軍隊和紀律是要緊的。農村種出來給軍隊吃，廠裏做出來給軍隊穿，兵工廠供給武器和彈藥。新式的掘戰壕的鐵鏟萬歲！他軍服上的新式的沒有閃光的肩章萬歲！最新的

新奇品——倒鈎鐵線萬歲！

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一跳跳了起來：

「前進！前進！」

小兵們撒腿就跑，忘記了預定的規程了。他們跑的太顯露了。

「孚拉迭克！」魯特幾乎一怒成瘋——「低下頭去，你的鎗再低一點！斯羅文種的蠢鵝呀！是彎腰潛進呀！孚拉迭克，咱老子叫的是你！」

要那麼彎着腰跑跑停停又跑跑，延長到好幾個鐘頭之久，委實是累人的，然而挨到這個時候無論如何得把那座要塞攻下來了。從那決定的震耳的大炮聲和那摹擬的達拉達拉的機關槍聲，從那些兵士們（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以及別的尉官跟在後邊）爬過草地將陣線逼緊，——這種種判斷起來，那要塞已經被包圍。

陣線裏時時發生歎息樣的呼聲。突然間，在他們右方，他們這一早晨來辛苦的目標聳現在眼前了；這是那「要塞」的灰色的牆圈，牆頭的雉堞和槍眼。而且在這叫人一看

便覺得極像舞台佈景的灰色的假要塞上邊，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敵人已經用完了所有的軍火。

於是魯特等不及徵求任何人的同意就喊出了最後的命令：

「衝鋒！肉搏！」

他眼前有一個戰場在那裏跳呢，那是像麥茲 (Metz) 戰役或是色丹 (Sedan) 大勝那時的戰場呢。這也怪不得他：從早上起，他還沒吃過東西。一個人肚子餓的時候他的幻想會作怪地清楚的。

他的部下就要攻進這座灰色的要塞。少校霍爾司忒大人就要謝他的勤勞服務，要塞的司令官就要走出來迎接他，並且獻上佩刀呢。

那是值得吹一吹的，魯特！人們要當做怎樣的美談呢！好一個紀念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正這樣幻想到得意的時候，他部下的日耳曼大兵已經衝到那沒有水的護城河，跳了下去，可是，喫驚地一下裏站住。

要塞牆頭沒有投降的白旗却是救火隊。進攻軍你看我我看你，瘡頭瘡腦的。好好一個攻勢弄糟了。這是開玩笑呢，還是作戰呢？幹麼這裏要用救火隊——這些赤臉大眼睛北方佬的救火員，好像嘲笑人家似的大眼睛。可是不，嘲笑沒有來。他們手裏拿着水龍頭，都對準了魯特的得勝的兵士。

「這算什麼呢？」魯特怒極了咆哮着。「這都是幹麼的？」

要塞內發了命令，那些水龍頭立即凶猛地射出了泥水。泥水射在鋼盔上，臉上，肩上，以及胸肺。兵士們丟了來復槍，亂作一堆，跌倒的也有，像馬兒似的噴着氣，逃出了護城溝。是的，他們逃走，渾身水淋淋，而且垂頭喪氣，泥水射擊他們的身背。

這是演習規程裏從來沒有的，這會在陸軍俱樂部——從萊因（Rhine）到維斯（Vistula）每一個陸軍俱樂部裏當作笑話講上幾十年呢。魯特自己也是從頭到腳濕淋淋。早上那種威武的軍容一點兒也不剩。

「那一個豬獃想出來用救火隊的？」

「就算是要塞司令官發了瘋，這個責任也要他負的！」

「公證人呢？他躲到那裏去？」

要塞上明晃晃地全是救火員的銅盔，好像是真的火燒場呢。水龍頭撒野地噴射。進攻軍完全被拒退了。簡直沒有一個兵敢走近那堡壘。他們在離開要塞略遠的地點集合成一堆，喘着氣詛罵，朝天放空槍，揩着面孔，擰一擰褲子上的水。魯特幾乎要哭出來。泥水從他那硬領裏流下去。他的軍服也糟塌掉了，那新式的沒有閃光的肩章完全潰軟了。他那樣子極像是從浮橋上掉落河裏然後用鉤子鉤住了一條腿拖了上來的。他說不出話來——他只能在他那水淋淋的可憐相的兵士中間走來走去。

少校霍爾司忒大人從那邊穿過那一叢矮樹騎馬來了。公證員和少校在一起。他的公證員的袖章就表明他差不多是局外人似的，他的地位是特殊的。他是不會受傷也不會死的。一個公證員既不會被殺也不會被俘。他每走一步就帶些禍患給那邊待命的水淋的軍隊。傳令兵牽着公證員的馬——一匹栗色的獵馬，額頭有一塊白星兒。

「報告大人……」魯特只這幾個字就說不出來了，他準備立刻被捕，他知道他穿了那身濕淋淋的軍服在軍隊中就是大不敬。這是破天荒的事，自有御駕檢閱以來德意志陸軍裏發生這樣的笑柄這還是第一次。

「退下！」

要塞的門開了一個精壯結實的人，紫臉，鼓起的腮巴，彎到像老鷹嘴的鼻子，走了出來，他的將佐們跟在他後邊。公證員對他歡呼，一點也不打算掩藏他那會傷害了別人的對於要塞司令官的滿意：

「妙極的防守，呀！想不出再好的來了！謝謝。閣下做了一樁偉大的發見了！」

鷹巢在後面的，是水淋的兵士和軍官。那邊，是救火員的銅盔排成一行在要塞司令官背後。有人輕聲說話。這位要塞司令官早就有個綽號，「薩克森的小丑」。幹麼叫他「薩克森的小丑」呢，沒有人知道，可是個個人都喜歡這個綽號。

要塞司令官的紫臉漲紅了，只有他那對興奮地睜得大大的眼睛釘住了公證員的

面孔看着。也許他又在計算什麼別樣的鬼把戲罷——野戰演習規程所不許的鬼把戲。

少校霍爾司忒大人正想說話。可是沒有他開口的機會，因為有一個字低聲地在隊伍中傳開來，而這個字立刻使得隊伍像觸了電。那些濕淋淋的兵士站在那裏僵了似的，那班濕淋淋的軍官變成了木偶了。公證員立刻雙手垂直，緊貼在兩邊的屁股邊，他的馬立刻不再用蹄頓着地面。要塞也屏息。救火員的銅盔也不再搖動着反射出閃光來。

「凱撒！敬——禮！凱撒！」

穿一套稱身的銀灰色軍服的人，威風凜凜地正在走來。他的眼光是威重的，一閃也不閃。一張青銅色的臉，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尖頭上翹的怒氣沖沖似的老虎鬚，額骨是高的。在這叮叮地響着馬刺走近來的怪物的面前，一切都會僵凍了似的，一切都失掉了牠自己，卑屈地退後。這怪物，他是什麼都仔細計算過的：他的走路的姿勢，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德意志帝國。他也要仔細計算他的命運的，可是，每逢他將臂膊一揮的時候，他那對眼睛就會閃了一閃，而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每次他那對眼睛閃一閃總是爲的有特殊

的疑難。最近一次疑難的名兒叫做亞加提爾 (Agadir) 爲了這小小的亞非利加的地名，他能夠動員了他的軍隊，然而他的眼睛不能不閃一閃。

他不是個未卜先知者，雖然在他追逐命運的當兒他插身於東方了。那也對的，他的命運在東方。命運在東方，地點，日期，全有在那邊。這命運就叫做薩拉也復 (Sarajevo) 也叫做——「大公爵。」但在這時候，那大公爵却在易士爾 (Ischl) 自尋消遣，而且他的頭上受了一點點兒涼，只這麼一點點。

現在，這位銀灰色軍服的人筆直朝魯潑賴歇忒·顯勒克福司中尉走去，不左不右一直走去。他實在是筆直朝軍隊走，因爲在一切的怪事中他最喜歡一種把戲：這就是軍隊。這是最寵愛的把戲，而且一切都不過爲了這把戲而存在的。如果奪去了他這把戲——這閃閃放光的，步伐整齊的，白袴子青綠制服的東西，有怒吼的大炮，噴着氣的馬，而且排成箭一般直的行列的東西，那麼他的生活還有什麼意思？

是銀灰色軍服，長統馬靴和小小一根棒兒，——他不在乎一把刀，他管不到他的右

手，他這右手是僵廢的死手。銀灰色的軍服，還有長統馬靴和頭盔，就頂配他的胃口了。這些，也有另外一個名兒：戰爭。難道不是爲了「戰爭」？他這才要預備這一切的活動玩具麼？可不是有朝一日他的參謀部的紅鉛筆像電擊似的在法蘭西，比利時，波蘭和英吉利的地圖上劃了一道線，他這些長期準備着的活動玩具就要依照命令出動麼？

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今兒在圍繞那該詛咒的「要塞」四周的草地上和矮樹叢裏爬過鑽過，難道不是爲了「他」麼？救火隊幫着守軍拼命射水，難道不是爲了「他」麼？要塞司令官的異想天開，難道不是爲了「他」麼？

現在，這個「他」——凱撒，帶着他的全副執事走得更近了。金鑲邊制服的是驃騎兵，黑漆返光的是烏蘭（Ulan）式的「削科」（Shako，軍帽），炮隊是一式黑衣，帥旗則五彩，昂藏的御前武官長，綠軍服的步隊，無數的長劍短刀以及無數的奇形怪狀的馬刺，伴着「他」前前後後。

要塞司令官的臉色轉青了，好像遭了雷擊。簡直是青到指尖頭。

凱撒的眼光瞥過了那些水濕的頭盔和制服。他站住了，嘉許那位要塞司令官的緊張的臉上發青，他是嘉許着這架軍事機器的「誠惶誠恐」呢。

「司令官」像喇叭似的他喊了一聲，他那青銅色的臉孔變得更加冷酷無情。

「噓！陛下臣——上尉奧都·豐·斯塔爾克參見。」

要塞司令官立正着回答。

「倒好像你用過魔法在這兒下了一場雨？」

噯，不成呢，現在中尉魯特無論如何不能和那要塞司令官換一個地位。可是這該死的軍服一次漬了水，吸足了水，就是一輩子那麼冷冰冰的。魯特渾身微微抖了一抖。

「陛下——」斯塔爾克上尉喊着，他害怕得甚至于忘記了他的口吃，而且他的額上的皮膚儘管打攔。「在帝國陸軍後備隊當一名軍官，我的責任是常常想法要改良作戰的技術。我負了防守這要塞的重任，既然我們的軍火都用完，而且一切防守的方法都用盡的時候，我不得不採用任何方法只要能夠把多過我們數倍的敵人拒退。至於講到

野戰演習的老規矩呢……」

說到這裏，上尉斯塔爾克氣急到說不下去了。凱撒用他的小棒兒敲着他那烏黑晶亮的長靴子。這就是他的許多姿勢中的一個，而且人人都知道這是表示着不高興的姿勢。

「哦！那麼，講到野戰演習的老規矩的話，你就給他們一個冷水浴了。你是個不好的心理學家……」

要塞司令官回過一口氣來了。現在他簡直是大叫了，爲的他忠心過分，也爲的他興奮過度：

「講到野戰演習的老例，我下的命令是要將燒着的火油注射那進攻的軍隊。」

立時寂靜無聲，而在此寂靜中，那水龍頭的偶然事件擴張爲不止是偶然事件了，但仍舊有回復爲偶然事件的可能。現在一切都要看那小棒兒的位置而決定。小棒兒是舉起來了，可是並不敲着那長統靴子。這小棒兒在半空中停住，因爲擊這棒兒的手彎了過